



古道上的摩崖—— 石門十三品選介

■ 吳誦芬

陝西漢中的石門，是中國最早的人工隧道，其開通是通蜀棧道上最艱困的工程。在沒有火藥的古早時代，以原始的火燒水激法開鑿石壁，以成穿山隧道，俾使道路直達，省卻繞道而行的時間精力。此一交通史上的要事，不但促成了經濟的繁盛，甚或還對軍事策略與天下局勢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石門隧道附近的山壁，因而留下多處歷代文人摩崖題記，在書法史上，向來以風貌令人驚艷的隸書著稱。本季 204 筆墨見真章與 202 巨幅展間，選展本院藏拓石門石刻與相關書法，謹以此文為讀者們介紹說明。

陝西褒斜道上的石門隧道，古稱石門，是中國最早的人工隧道。出於古代開山工程的困難和影響巨偉，石門附近有東漢至明清時期（25-1911）摩崖題刻百餘處，統稱石門石刻，其中最著名的十三通摩崖石刻，書法史上被稱為「石門十三品」，又稱「漢中十三品」。本次選展十三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漢鄱君開通褒斜道〉、〈宋晏袤釋鄱君開通褒斜道〉、〈宋晏袤紹熙五年重修山河堰碑墨拓本〉、〈漢石門頌〉、〈魏王遠石門銘〉等五件墨拓，以及曾經為文記載石門刻石的北宋文豪歐陽修（1007-1072）手書〈集古錄跋〉。

所謂的褒斜道

若要說明褒斜道的位置，則一定會論及楚漢相爭策略所說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通蜀的「棧道」全長兩百多公里，以架於懸崖絕壁和泥沼之地的木棧和石棧等棧道為主體，輔以鑿石開山的連通隧道，是古代從關中翻越秦嶺，南通漢中、巴蜀的交通要道。當時穿越秦嶺，連絡中原與巴蜀的道路共有四條，由東而西分別是：子午道、儼駱道、褒斜道與陳倉道（故道）。（圖1）

褒斜道的位置，正與因寶雞古稱陳倉，又名陳倉道的故道相鄰。褒斜道全線起自褒谷口



圖1 古蜀道示意圖 據古蜀道資料描繪

表一 褒斜道相關史事與作品對照表

作者製表

時代	工程	相關作品
《史記·河渠書》載，漢武帝元狩年間（西元前 122～西元前 117）	漢中太守湯子印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	
漢明帝永平四年（61）	詔命鑿通石門	
漢明帝永平六年（63）	漢中太守鄱君以三年役使廣漢、蜀郡、巴郡刑徒兩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斜棧道，永平九年（66）四月完工，刻石紀念，是為〈漢鄱君開通褒斜道刻石〉。	〈漢鄱君開通褒斜道刻石〉（大開通）
《後漢書·順帝紀》載，漢順帝延光四年（125）	褒斜道因戰亂不通，廢置約六十年，必須繞道改行子午道，甚為不便。司隸校尉楊渙（字孟文）數度奏請開通褒斜道，順帝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復通褒斜路。	
漢桓帝建和二年（148）	漢中太守王升（約活動於二世紀）撰文，表彰其同鄉司隸校尉楊渙屢次上書奏請修復事，刻於山壁，即〈石門頌〉。	〈石門頌〉（〈司隸校尉楊孟文頌〉）
北魏永平二年（509）	西晉末年，李特、李雄起事（301-347），焚毀橋閣，褒斜道再次受阻。至北魏正始年間，已逾兩百年。宣武帝命梁秦二州刺史羊祉再修褒閣道，完成後由典簽王遠書丹記事，是為〈石門銘〉。	〈石門銘〉（泰山羊祉開復石門銘）
南宋光宗紹熙五年（1194）	南鄭縣令晏表重修毀於洪水的山河堰，竣工視察時，發現大開通摩崖。	〈山河堰落成記〉、〈晏表釋鄱君開通褒斜道〉（小開通）
南宋光宗慶元元年（1195）	南鄭縣令晏表視察山河堰，發現三國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刻〈李苞通閣道題名〉，與晉武帝泰始六年（270）〈潘宗伯、韓仲元修褒斜道摩崖〉。	〈晏表釋潘宗伯韓仲元李苞通閣道題名〉

（在今陝西漢中市），迄至斜谷口（今四川眉縣斜峪關口），沿褒、斜二水而行，貫穿褒斜二谷，也稱斜谷路。

與其他三道相較起來，褒斜道雖然險段較多，但全程較短，據說取道褒斜，比走其他棧道要省四百餘里路程。因其便捷，在四條道路

中，是相對開闢時間較早，使用時間較長，行走利用率也最高的重要驛道。

此道的開鑿歷史，顧祖禹（1631-1692）《讀史方輿記要》稱：「褒斜之道，夏禹發之，漢始成之。南褒北斜，兩嶺高峻，中為褒水所經，春秋開鑿，秦時已有棧道。」褒斜道可說是世

界史上最早期的人工隧道。《史記·貨殖列傳》記關中南通巴蜀：「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因其連接八百里秦川與蜀地交通樞紐的重要性，巴蜀物產，藉由棧道運抵關中。唐宋時期（618-1279）的褒斜道，除了是商旅集中的運輸動脈外，也已經是兵家行軍的必經之路，一直到明清時期都有修築紀錄。褒斜道出於以上在地理輻輳上舉足輕重的關鍵地位，加以形勢險峻、開鑿困難，不僅地方官員修築道路刻石紀念，更引得過往行旅中的騷人墨客留文歌詠、題刻。久而久之，匯集而成山壁上的多處摩崖。其中十三種被評為一級甲等文物，稱為「漢魏石門十三品」。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因興修水利，在石門峽谷極近處修建水壩，恐其被淹，為保護文物，鑿取石門摩崖石刻，將之遷至漢中博物館保管陳列。以下，為求敘述理路清晰，將彼此相關的作品各歸類別，進行介紹；且另將年代確切的交通道路修築事件，以編年方式列表，以供對照。（表一）

大小開通與晏袤

在書法史上，褒斜道最重要的修築鑿通活動，始於東漢。東漢明帝永平六年（63），漢中太守鄱君以三年時間役使廣漢、蜀郡、巴郡刑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斜棧道。並於永平九年（66）四月完工後，在石門洞南側摩崖刻石，詳細記載了此番工程、用工數以及所耗費的時間、材料、錢糧等等。是為〈漢鄱君開通褒斜道〉，又名「大開通」、〈鄱君開道碑〉或〈漢開通褒斜道刻石〉，是現存東漢時期最早的摩崖刻石，漢隸碑刻中少見的大字之作，也被稱為中國交通第一志。（圖2）

目前可見釋文為：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余道。太守鉅鹿鄱君，部掾治級王弘、史荀茂、張宇、韓岑等典功作，太守丞廣漢楊顯將相用□，始作橋格六百卅三間，大橋五，為道二百五十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褒中縣官寺並六十四所。凡用



圖2 漢 鄱君開通褒斜道刻石（大開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普贈000295

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瓦卅六萬九千八百八（以下缺）

此刻所在之山崖石質為雲母片巖，表面凸凹不平，間有溝壑，拓本因而留下山壁表面的層次圭角，形成類似冰裂紋的特殊效果，是公認可遇而難求的天成奇趣。書法風格隸中帶篆，筆畫雖細，體勢卻渾樸蒼勁，氣勢飽滿，結體奇崛，體勢方廣多變，字形大小錯落有致，顯得高古而偉岸，康有為（1858-1927）評其為「得秦相意」的「隸中之篆」。全作今存十六行，每行五至十一字不等。金石文字學家楊守敬（1839-1915）認為「按其字體，長短廣狹，參差不齊，天然古茂若石紋然。百代而下，無從摹擬。」對此件讚譽有加。本院收藏者，為實業家東雲章（1886-1973）先生舊藏，夫人東鍾澄清女士捐贈。

另一展件〈晏袤釋鄱君開通褒斜道〉，又稱〈晏袤小字開通褒斜道釋文〉，簡稱小開通，是大開通的釋文。話說，山壁上的大開通久經歲月，土掩苔封，不為人知，沒有被收錄於宋代歐陽修、趙明誠（1081-1129）、洪適（1117-1184）等人所著的金石書中。南宋光宗紹熙四年（1193），漢中郡夏季雨盛，引發洪水，沖毀山河堰，太守章森、常平使者范中藝、南鄭縣令晏袤（約活動於十二世紀）等主持重修。紹熙五年（1194）四月，重修之堰告成，晏袤撰文並親書〈山河堰落成記〉，刻於石門南褒河西側山崖間，此作即圖5的〈山河堰落成記〉，在宋隸當中極為出名，詳後再敘，此處要先說的，是晏袤巡視竣工後山河堰的意外發現。

紹熙五年三月，晏袤視察山河堰，到達褒谷，因為造成洪水的雨水沖刷，致使苔蘚積泥剝落，崖壁上的大開通字跡顯露，晏袤在石門西南側，發現距石門不到百步的大開通摩崖，

與其他兩處刻石。晏袤因此仿大開通筆法，在大開通原摩崖下方另刻一文，將發現此一漢代摩崖的經過情況，以及原刻文字的內容加以注釋，以供後世知悉始末。（圖3）

目前可見的大開通全文，僅從「永平六年」到「瓦卅六萬九千八百八」為止，但根據晏袤的釋文，可知在「瓦卅六萬九千八百八」後面，還有三十餘字是：「器，用錢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餘斛粟。□□九年四月成就，益州□東至京師，去就安穩。」故而小開通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大開通文字缺失的遺憾。後來，大小開通又再次被苔蘚所掩，直到清代乾隆年間（1736-1795），方為熱愛金石地理之學的陝西巡撫畢沅（1730-1797）再次蒐訪而得，自此之後，才多見拓本流傳。

小開通與〈山河堰落成記〉的書寫者晏袤，字于德。南宋臨川（今屬江西）人，是北宋宰相與文學家晏殊（991-1055）的四世孫。光宗紹熙年間（1190-1194）任職陝西褒城，慶元間（1195-1200）擔任南鄭縣令，開禧時期（1205-1207）升為雅州（今四川雅安）知州。石門摩崖十三品中，有三品出自晏袤之手，被譽為宋代隸書代表人物。與方才所提晏袤在石壁上的發現有關者，除因發現大開通而作的小開通外，還有因發現三國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刻〈李苞通閣道題名〉，與晉武帝泰始六年（270）〈潘宗伯、韓仲元修褒斜道摩崖〉，故於慶元元年（1195）中秋，以楷書寫下將此兩方摩崖以楷書闡文釋義，刻於原摩崖之下的〈釋潘宗伯韓仲元李苞通閣道題名〉。（圖4）

〈釋潘宗伯韓仲元李苞通閣道題名〉簡稱〈潘宗伯等通閣道釋文〉，此次未展。此作因〈潘宗伯、韓仲元修褒斜道摩崖〉，與重刻〈李苞通閣道題名〉都在在石門洞南口外右側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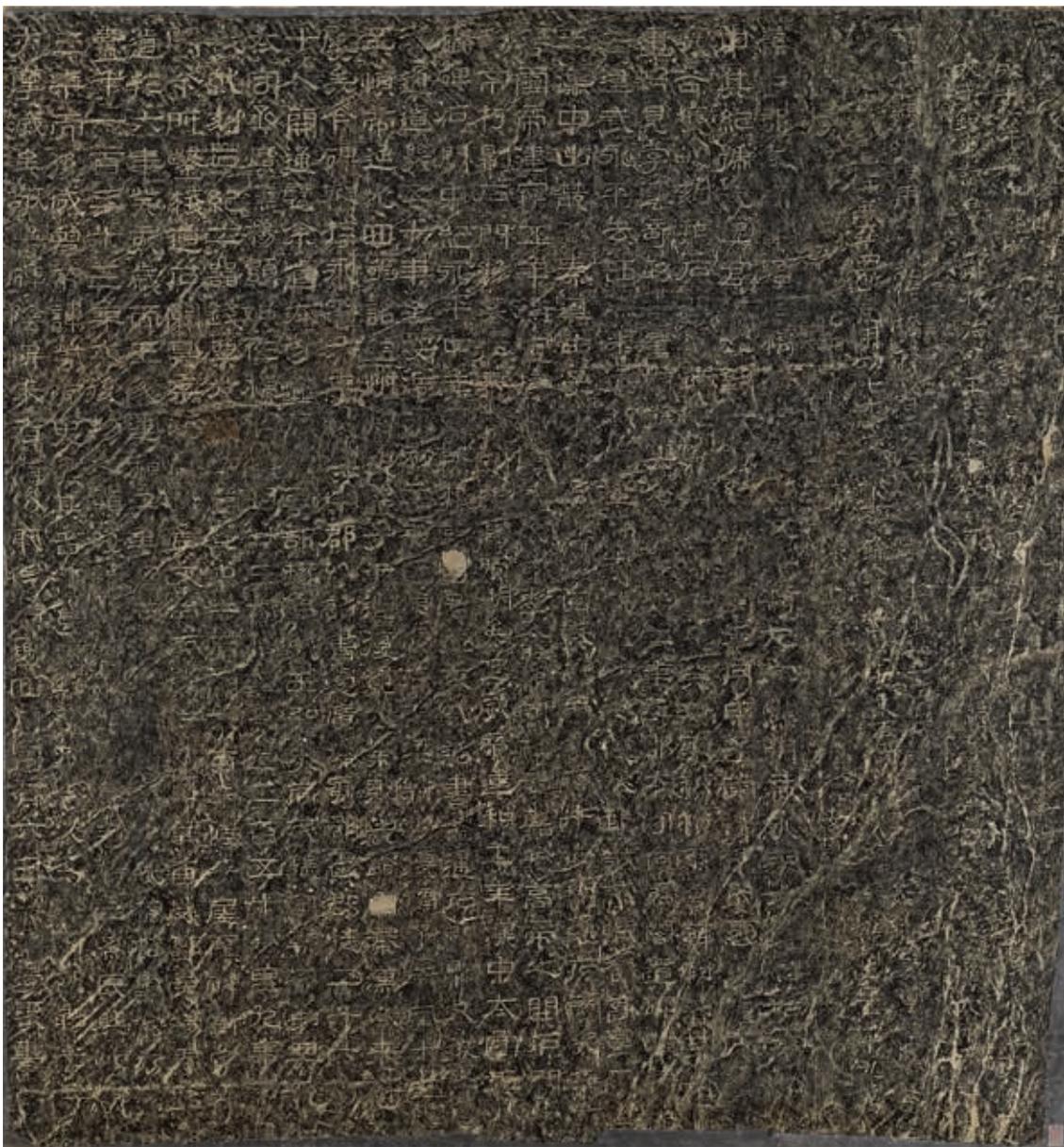


圖3 宋 晏袤 小字開通褒斜道釋文（小開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拓000296

二刻字位置相近，且筆跡相同，似出自一人手筆，晏袤的釋文因此將重刻的〈李苞通閣道題名〉與〈潘宗伯、韓仲元修褒斜道摩崖〉兩方誤作一方；又因為潘、韓摩崖位在重刻李苞摩崖前，其中晉武帝「泰始六年」的「泰」下一

字不可辨，故將晉武帝「泰始六年」誤為魏明帝「泰和六年」（228），以晉刻為魏刻。清同治十年（1871），羅秀書（約活動於十九世紀）輯注《褒谷古跡輯略》，在石門北口外西側壁上發現〈李苞通閣道題名〉的原刻，所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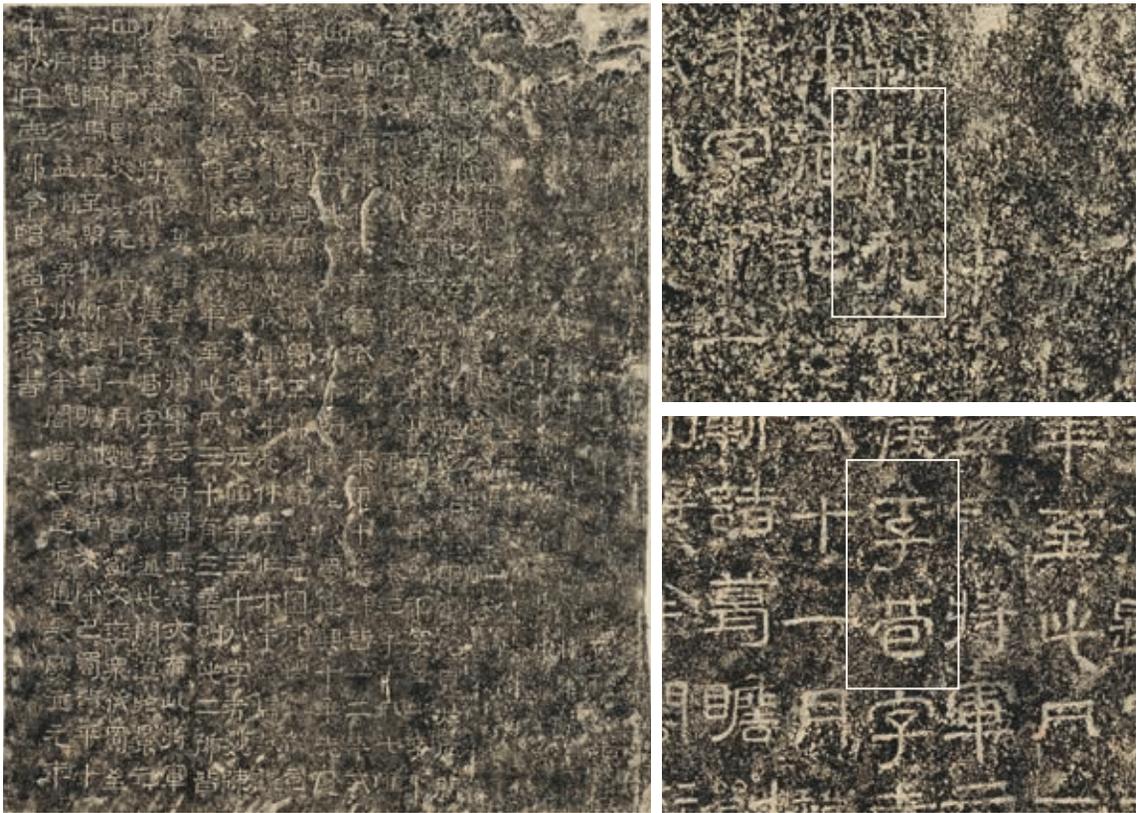


圖4 宋 晏袤 釋潘宗伯韓仲元李苞通閻道題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拓000044

事，為三國魏元帝景元四年九月，曹魏名將鍾會（225-264）平定漢中後，即命蕩寇將軍淳亭侯李苞，字孝章，「將中軍兵、石、木工兩千人」整修閻道，於同年十二月十日竣工。糾正了晏袤釋文的誤判。

先前提到，在晏袤三作中，最早在紹熙五年書於石門山壁上的〈重修山河堰碑〉，又稱〈山河堰落成記〉（全拓縱 175 公分、橫 483 公分），是石門及其南北山崖一百多種摩崖中最大的石刻。刻於石門洞口崖際，橫細豎粗，氣息雄闊的壯觀大字，富於動勢變化的波挑，望之即可動人心神。（圖 5）

全文為：「紹熙五年，山河堰落成，郡太守章森、常平使者范中藝、戍帥王宗廉，以二

月丙辰徠勞工徒。堰別為六，凡九百三十五丈。灑渠四百一十丈。木以工計，七十二萬四千九百有奇。工以人計，一十五萬九千八百有奇。先是四年夏，大水，六堰盡決。秋，使者被旨兼守事，會凡役，慨念民輸當四倍於每歲之常，廼官出錢萬緡為民助。查沅、賈嗣祖、晏袤、張丙實董其事。」目前石刻缺失的「紹熙」二字，是因為清朝嘉慶年間（1796-1820）被某廖姓工匠取石所傷，因而可知院藏本為晚清之拓。

古籍版本學家楊震方（1922-2004）在《碑帖敘錄》對〈重修山河堰碑〉的描述是：「宋紹熙五年刻，在褒城，今陝西勉縣，摩崖刻，晏袤書，隸書十六行，行九字，字大六寸許；筆法從《鄗君碑》出，以校晏袤書《石門題記》

二則，筆意相似，故知為晏書無疑。」此外，晏表為紀其築堰功成而作的〈山河堰賦〉，文章可於《八瓊室金石補正》之中查找。後世認為，在晏表的這三件石門摩崖作品中，以〈重修山河堰碑〉最能代表其藝術成就。此作被推為宋隸傑作，清人歐陽輔（約活動於十九至二十世紀初）《集古求真》甚至有以下評價：「宋人隸書，當以晏表為第一，此記雄厚生動，具有漢人遺意。」晏表亦因此作，在古今書法史上留名。

石門頌與石門銘

褒斜道在書法史上最重要的修築鑿通活動，集中於東漢。其他重要作品，還有在清代碑學中地位崇高，啟發無數書壇大家的名品——東漢〈石門頌〉與北魏〈石門銘〉。

〈石門頌〉為東漢隸書摩崖，建和二年（148）刻於褒斜道（今屬陝西）石門內西崖壁，額題為「故司隸校尉犍為楊君頌」，由漢中太守王升撰文，表彰其犍為郡同鄉，司隸校尉楊渙屢次上書奏請修復，終說服漢順帝（115-144，125-144在位）重新修復褒斜道之事。因為楊渙字孟文，故也稱為〈司隸校尉楊孟文頌〉。根據〈石門頌〉文字記載，漢中太守王升，字稚紀，犍為

武陽（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縣）人。建和二年，王升視察褒斜道，感嘆同鄉楊渙力駁眾議，終於修復褒斜道之功，寫了《故司隸校尉犍為楊君頌》，並刻文於石壁上，成為以勁挺有姿著名的隸書名作〈石門頌〉，共計二十二行，滿行三十至三十一字，凡六百六十餘字，是已知漢代摩崖中字數最多者。此作除了記述楊渙的功績，還反映出東漢時期穿越秦嶺間四條道路的歷史，因此具有高度歷史文獻價值。

話說，褒斜道在東漢明帝永平九年鄱君開通後，安帝時遭戰亂侵擾毀壞，石門阻塞不通，權宜之計，只得取道最東邊的子午道，繞路甚遠，非常不便。順帝時，經楊孟文再三奏請，方才於延光四年（125）詔命益州刺史重新修復，此距漢明帝時命鑿石門，已有約六十年之久。且據《後漢書》記載，東漢從安帝永初元年（107）到順帝延光四年，十八年間共計發生地震三十次，明確記載的地震範圍包括洛陽、益州、漢陽，以至隴西，太原等地，造成地裂，下陷，山崩等災害，使得重開褒斜道的施工難度增加，也引起朝中部分官員駁斥楊孟文的奏請。最後幾經力爭，才終於得到朝廷支持，〈石門頌〉即是多年以後的漢中太守王升就任後，為緬懷同鄉所作的頌德之文。（圖6）



圖5 宋 晏表 山河堰落成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拓000254

〈石門頌〉隨石面參差錯落，呈現種種波勢與動感。用筆圓勁，而折筆處或方或圓，不拘定規。結字灑脫自然，體勢瘦勁開張，縱橫開闔，飄逸自然，自由奔放又意趣橫生，素有隸中草書之稱，為漢隸中新奇豪放的代表。

〈石門頌〉最初的記載，見於北魏酈道元（466-527）的地理學名著《水經注》中，亦載於北宋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以及南宋洪適《隸釋》與鄭樵（1104-1162）《金石略》，可見很早就受到重視。此刻在清代碑學中地位崇高，與建寧五年（172）洛陽〈郟閣頌〉、建寧四年（171）甘肅〈西狹頌〉並稱為「漢三頌」，影響深遠。楊守敬《評碑記》認為：「其行筆真如野鶴閑鷗，飄飄欲山，六朝疏秀一派皆從此出。」清代金石收藏家張祖翼（1849-1917）跋此碑，云「其雄厚奔放之氣，膽怯者不敢學，力弱者不能學也。」

〈石門頌〉在以損字推測拓本年代的判斷上，乾嘉以前常以第十七行「春秋記異」的右側漫漶程度判斷早晚。乾嘉以後，因「春秋記異」諸字已損，故將判斷重點移至第二十一行，以該行「高」字的完整性與寫法來判別。另因嘉道以前此作右下角為土苔所掩，在第一與第三行最下方常不完整。嘉道年間，崖壁經過剝洗，拓本右下則較為完整。本次展覽特地選擇時代較近，右下完整的整拓本，以使觀眾一覽〈石門頌〉隸中草書的野逸跌宕。

另一〈石門銘〉，全稱《泰山羊祉開復石門銘》，或稱〈魏王遠石門銘〉。北魏正書摩崖刻石，刻於北魏永平二年（509）。在北魏碑刻中，具有書者、刻者姓名資訊的作品相當少見，然而根據銘刻，卻可得知，此作為「梁秦典簽太原郡王遠書，石師河南郡□陽縣武阿仁鑿字。」

〈石門銘〉原刻於褒斜道石門東壁，損壞較



圖6 漢 司隸校尉楊孟文頌（石門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拓000047

少，全文基本完整。內容記載北魏梁、秦二州刺史羊祉（458-516）修復褒斜道南段事蹟。西晉末年，李特、李雄起事（301-347），焚毀橋閣，褒斜道再次受阻。至北魏正始年間，壅塞已逾兩百年。宣武帝因而詔命再修褒閣道。此作雖與大開通同署永平年號，但從西元一世紀的東漢永平，到西元六世紀的北魏永平，二者相隔足足四百多年。主事地方官羊祉名列《魏書·酷吏傳》，以蜀道難行，派遣左校令賈三德「領徒一萬人，石師百人，共成其事」，重新開通褒斜道。此番開復治道之役，自正始四年（507）十月興工，迄永平二年正月告成，歷時兩年半。完工後「閣廣四丈，路廣六丈，皆填溪棧壑，研險梁危，自迴車至谷口二百餘里，連輶駢轡而進。」

〈石門銘〉筆劃圓渾勁健，字型較大，行筆流暢飄逸，分行疏宕，奇崛大氣。（圖7）在用筆多顯方峻的魏碑書法當中，方筆圓筆操縱自

如，兼而有之的〈石門銘〉，顯得尤其獨特。〈石門銘〉的摩崖完成之後，宋時還能看見，明代為蘿葛所隱沒，不被世人所知，直至清代才再現於世。〈石門銘〉首行「此」字約在清道光時殘損，以致後拓本皆無「此」字。

書者王遠在正史中並沒有記載，但康有為把古代著名石刻分為六等：一曰神品、二曰妙品、三曰高品、四曰精品、五曰逸品、六曰能品。康有為將〈石門銘〉列為第一等的「神品」，並將王遠推為南北朝碑十大書家。他在《廣藝舟雙輯》中評曰：「石門銘飛逸奇渾，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門頌》、《孔宙》等碑……若瑤島散仙，驂鶴跨鸞」，認為歷來追求北派書風的書法家筆調多從此碑出。民國書法家于右任先生（1879-1964）也極推崇此作，曾有「朝臨石門銘，暮寫二十品，辛苦集為聯，夜夜淚濕枕」的詩句，可見作品所受影響之深。

歐陽修與集古錄

除去拓本，此次展覽與石門相關的唯一一件書法墨蹟，是裱為手卷的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圖8）

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江西廬陵（今吉安）人，以太子少師致仕，諡文忠，文與韓愈（768-824）等合稱唐宋八大家，是宋代文學史上最最早的文壇領袖，同時也是北宋文物鑑賞風氣的引領者。歐陽修曾自稱「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金石遺文一千卷。」所作《集古錄》是現存最早的金石著作，收錄自西周迄於五代的金石拓本一千卷，今存跋文四百二十篇，分輯十卷，其中多有可正史學缺誤的作品。此書始集於慶曆五年（1045），初步成書於嘉祐六年（1061），最終定稿於熙寧五年（1072）四月到閏七月間。後因靖康之亂，周必大《家塾所藏六一先生墨跡跋十首·前漢



圖7 北魏 王遠 石門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拓000067

五器銘》云：「靖康間公諸孫避難南行，不能盡載，乃取遺澤而棄舊刻。」《集古錄》碑刻在戰亂中散佚，而歐陽修手書的跋尾部分，則因其子孫寶藏而得以留存。例如〈石門頌〉，在歐陽修《集古錄》第一百三十五卷的「後漢司隸楊君碑建和二年」項下，即記錄了其所考證的〈石門頌〉相關資料，包含近半的釋文，異體字與年號等。

本院所藏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全卷以楷書寫成，用筆精謹，線條爽利，用筆橫輕豎重，提按頓挫分明。蘇軾（1037-1101）稱歐陽修書法云：「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曄如也。」歐陽修亦曾說：「余因李邕書得筆法，然為字絕不相類。」此卷共有「漢西嶽華山碑」、「漢楊君碑」、「唐陸文學傳」、「平泉山居草木記」四段，合裝一卷，第一與第二段末尾均有年款，自述寫於治平元年（1064），早於《集古錄》定稿的熙寧五年，故推測應為《集古錄跋尾》的稿本。此卷墨跡部分內容和文集刊印的文字有些出入，可能是在刊刻文集時，修改了原稿所致。

結語

由於載體為石，摩崖作品的壽命常千百倍於紙絹；且因山高險峻，常人難以到達，阻絕人為破壞，得以留存久遠。很多摩崖作品因寫刻在開闊的石壁上，超脫紙絹有限載體的尺幅限制，成為自由跌宕的奔放巨作。摩崖作品與普通石碑之間最大的差異，還有在各種凹凸不平，石塊節理表面製作拓本時，和文字一併複製山壁起伏所造成的天然石花，更是為觀者在欣賞摩崖時，提供了人工無法造就的特殊趣味。相較於少見的東漢大字如建初元年（76）〈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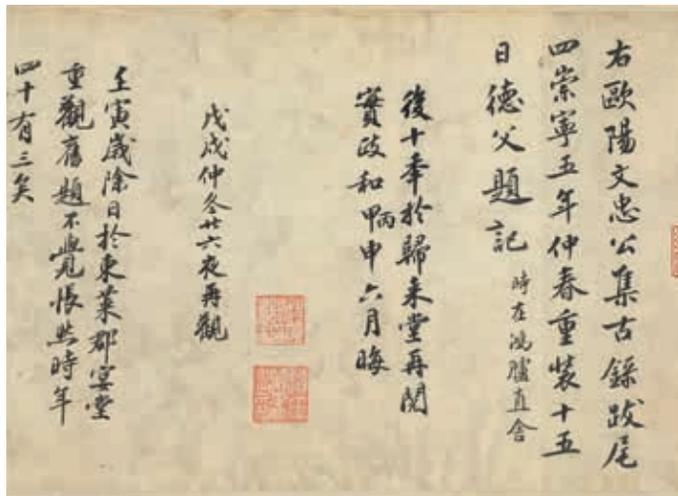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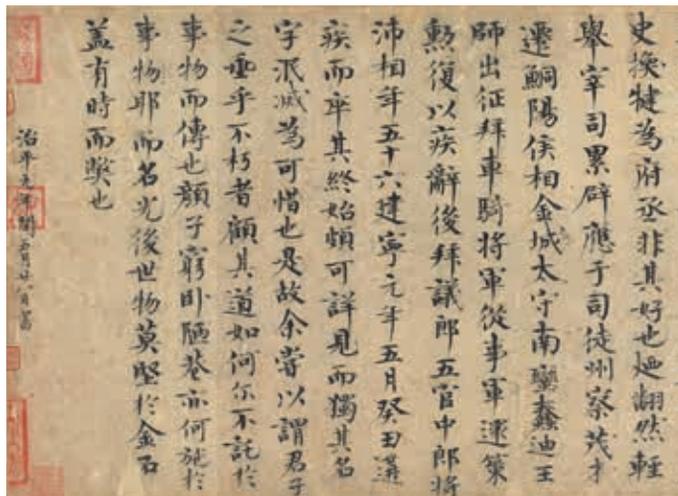


圖8 宋 歐陽修 集古錄跋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000065

吉買山券〉，與山東孔廟廟堂三巨制和孔氏家族碑碣的山東地方書風，石門摩崖大量保存了川陝地區的書風面貌，是書法史上名作雲集，值得介紹的一處重鎮，日本甚至將「大開通」、〈石門頌〉、〈石門銘〉等列為學習書法「必修之古典」。時值新冠疫情延燒經年，大家遠行遊玩或許還無法馬上成行，但藉由觀覽展品，發揮想像臥遊山水，也是一種選擇。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尚完可讀其述曰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飾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巡省五岳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仲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新帝用丘虛孝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首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弘農太守袁逢脩廢起頓易碑飾開會遼京北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道而成之孫府君諱璠其大略如此其記漢祠四岳事見本末其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則余於集錄可謂廣聞之益矣

治平元年閏月十六日書

右漢揚君碑者其名字皆已磨滅惟其銘云明揚君其姓尚可見其官闕始卒則粗可考云孝順皇帝西巡以極史呂見帝嘉其忠臣之苗器其瑛瑤之質詔拜郎中遷常山長

右陸文學傳題曰白傳而曰名羽字鴻漸或曰名鴻漸字羽未知孰是然則宜其自傳也茶載前史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鴻漸蓋為茶著書自羽始也至今但俗青茶肆中多置一甕偶人云是陸鴻漸至飲茶客稀則以茶沃此偶人視其利市其以茶自名久矣而此傳載羽所著書頗多云君自製三卷源解三卷吳江東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宣止茶經而已然此書皆不傳獨茶經著於世

右平泉山居詩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常視其人賢愚材性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押闔之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也其聖賢之所難也

參考書目：

1. 郭榮章，《石門石刻大全》，陝西：三秦出版社，2001。
2. 郭榮章，《論石門漢隸的書刻藝術》，《文博》，2004年3期，頁39-46。
3. 王元軍，《漢代書刻文化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7。
4. 毛遠明，《碑刻文獻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9。
5. 仲威，《中國碑拓鑒別圖典》，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6. 杜立乾，《漢中石刻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2013。
7. 梁少膺，《訪漢中刻石——關於對漢代褒斜道交通及其摩崖書丹、鐫刻和書體的考察》，《中國書法·書學》，294期，2016年11月，頁100-109。